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江家藏集卷三十一至三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駿文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孫起鵬

東江家藏集卷三十一　中集二十七

明　顧清　撰

北游稿

誌銘一十二首

松江府同知王君墓誌銘

正德辛未春松江府董糧官以事去代者未至府同知王君實攝漕事故時漕者徭卒有大費或緣以科卒役

人亦乘此侵牟耗蠹百端則稱貸以辛事因而破家者歲歲有之君約已正人盡刻先迹公事外不需一錢而撿柅繩察時刻不少怠衆畏而安之方是時羣盜滿山東絕河津焚運舟道路梗塞君斂舟彭城以便宜白總府請輸永福倉還以俟命升斗無所失明年賊未平漕事且及衆咸願得君併將之而府公亦以君之才不難於兼濟也俾仍攝以行君既受命則以家事付其弟相曰六軍闕供吾將漕不至罪當死行遇賊理無屈亦死

死自吾分吾安之門以內則任汝矣遂行道治棺以隨至北河諸運舟相伏莫敢前君率先直進抵臨清官軍駐河上者皆驚而君已被疾卧臨清月餘不愈乃以漕事委其屬而還又月餘竟不起而是歲漕舟獨吾松最先至君病困語喃喃猶及茲事及報至目遂瞑其乃心公室如此君諱卿字惟賢陜西咸寧人曾祖六祖三父興皆隸戎籍以積善稱妣黄有賢行君少而聰頴年十三充縣學生勵志問學成化丙午舉于鄉丁未以一榜

授山西沁州學正丁父憂服闋改瀘州引治庚申轉河南都司經歷乙丑以母喪去再除山東正德己巳始拜松江之命自筮仕至今二十有六年五改官而廉慎公勤如一日沁州學不薦士者三十年君居之不再歲而後遂有登名者在瀘所造就尤多佐河南山東軍累決疑事秉公執條雖權貴無所屈其在松以清軍為職而及民之政率以身任之始至值霖雨隄防決壞請于朝躬為督治數月而隄成旱潦有備其秋遂大稔民歌咏

之居松三年行役者大半未嘗有聲伎燕游之樂亦未嘗輕市民一物營一什器飾一玩好常祿之外絲毫無所苟焉其將漕以北衝冐豺虎衆為君危之而卒無所避也而且有成功蓋尤人所難者性質直不能與人為款曲有所任使信而不疑間亦為人欺而終不以逆人也故與君合者寡而皆稱其賢君生景泰甲戌三月三十日卒正德壬申八月初五日享年五十有九配劉氏繼趙氏側室羅氏子男一用予年二十二卒女一適秦

聰君之疾也相視之卒也相收之將以明年月日葬其縣魚藻鄉之原泣拜請銘其墓石予既重君又嘉相能有其兄以不沒其善也乃叙而銘之銘曰

事惟國不以其職心乎公不有其躬方鳩爾功而祿永終彼狂而休天豈其瞢戚寧之郊魚藻之原清吏之銘松人是鐫良顯而傳孰與乎當年

廣昌縣知縣岳君墓誌銘

友人岳器之將葬其父廣昌君於城北二里薛家浜之

原奉工部主事戴君子充所述君行狀乞予銘墓石去年夏予方為器之序家慶之圖為君壽時君甚康寧不意遽為君銘墓君性伉直體貌凝重在庠序閉門讀書不妄與人接雖家闤闠中而樸質儉素如生長山谷者成化丁酉以春秋薦南都弘治丙辰從吏部試除知福建光澤縣光澤地險僻素號難治里胥視官廩為己物糧税入手輒抶以經營四方積歲負欠有司莫可奈君至示以誠信疏根窒孔化竊為良十年之逋不數月而

辦上官才之頑民結黨興訟前令有被誣去者至是皆帖服邑以大治己未入覲乞歸養母不報改江西廣昌縣時境內大旱君降服徒步禱于神甘雨隨注民歌詠之邑大姓黄氏兄弟爭財久不決君諭以孝弟為中分其財遂感泣罷去在官不徇權利是是非非若黑白無所隱尚書何公喬新贈詩有只飲廣昌水之句識者以為然壬戌再入覲道聞母喪還服除遂不復有仕進意家居十年未嘗入城府坐卧一小樓雖親交罕接其面

卿士大夫之言靜退者莫先焉正德辛未冬十一月一日卒年六十八其生正統甲子六月二十日也君諱山字惟重一字九峯别號艮堂先世本汴人扈宋南渡家于杭元至元間六世祖仲高遷松定居華亭之西門高祖宗泰洪武初舉孝廉卒曾祖裕祖常皆不仕父桓常業舉子以羸疾亦不仕妣張氏其先亦汴人為邑名家配趙氏饒州通判錡之子三人長銓字器之府學生次録次鑑女二人長適金山衛學生侯佐次適禮部儒士

葉伊孫男六長洪縣學生次洋源涫瀛津女六長適葉鐙餘尚幼曾孫男一女一亦幼葬以卒之明年壬申十月二十日其地前通龍潭北引鳳山岳氏之世兆也子充之言曰君才器老成七試禮部而終弗合官踰兩考而止七品疇昔抱負未施一二意造物者留此以大君之子若孫乎而君之號曰艮堂安所止而思不出位其有以驗斯言矣是宜銘銘曰

艮其止實而光思不踰其道昌龍潭淵淵鳳山蒼中間

四尺君所藏有徵後來銘此章

彭孺人戈氏墓誌銘

平湖彭君言以正德辛未正月九日喪其母戈孺人明年十一月二日葬其鄉段墅塘綠水原之新墓先葬以予友嚴君以德持江西左參議屠君文奎狀乞予銘嚴彭皆予姻家屠又彭之姻其誼厚而言核可徵也遂序而銘之序曰孺人姓戈氏諱淨寧世家平湖平湖人以其姓配水曰戈家溪父衡有隱德嘗長鄉稅人稱其寬

平妣姚氏有二女孺人其孟也生而柔淑且嫺于女事凡剪製縷結織紝之工不教而能為父母所鍾愛踰笄擇對未嫁菊莊彭翁時喪偶旁求閨秀得孺人遂委幣焉既歸事姑章如父母躬調旨甘晨夕不少懈妯娌姑叔門墻密邇茗饈鹽酪茍有美無弗及焉或小有言必曲為調劑使解而後已故彭氏之族皆宜之菊莊前室子翰年在髫齔孺人為延師擇配無所不盡翰卒撫其婦屠氏尤篤而諄諄以義節為訓屠氏孀居三十年風

操凜凜孺人之教也孺人既生誥又為菊莊置貳室周
氏生子諫而周氏卒孺人乃與菊莊謀俾誥自立家而
身與諫居綜理其家事不知者皆謂其所生焉孺人生
正統癸亥正月二十有三日及是得年六十九鄉鄰聞
者皆哀之子一即誥以才掾憲府登吏部銓鬻用有日
女三菊蘭適張晃翠蘭適浙省掾屠元綽疊翠適縣學
生伍倬周氏子讀書為縣學生事孺人孝女一適朱恩
恩訓導錦之子也孫男二曰舟曰嵩女五適縣學生姜

雷鍾市馬宸臨安教授馮信孫欽應天教授常汝勵孫桂其一尚幼孺人在彭氏凡服斬衰者三嫁娶男女八葬祭品儀裝送資賄不豐不約具有程度至疾革請遷前室母子合祔于新塋曰非惟事體合宜且使屠氏有倚毗而不為他氏鬼也其賢而有識如此銘曰

前有出予愛之結旁有櫱予植以活匪予子恕恩以義割美莫具列我是之揭千載無撥賢母之穴

封工部主事墅西趙翁墓誌銘

墅西翁既歿之明年壬申冬十二月丙午其子㮽暨松等奉柩葬其鄉百曲塘之原先葬一月以濟寧州學訓導陸蓁狀來請銘松與予同年舉進士先君編修與翁又夙相好也銘烏敢辭按狀翁諱博字德厚號墅西姓趙氏系出宋寶慶進士汝昔從元初有諱景周者贅姑蘇曹氏後居上海之陳村塘遂占籍焉六世祖文明嘗協同贊雄為海運萬戸歷秀二守寧至伯達生昂是為翁父世掌鄉賦以厚德稱翁少喜讀書新昌尹吳公擇

為外孫張氏壻為幹其家蠱遂廢學業客遊齊魯燕薊間凡名區勝境古賢豪馳騁之地皆有足跡既而厭之歸其鄉治田植圃教子孫為本業計斂華就實頹如也弘治己未以松貴封承德郎工部主事遂以家事委棒日與兄墅東翁徜徉詩酒或放舟北山垂釣弋獵以自適其適如此者二十年正德辛未三月二十有八日以疾終正寢距其生正統丁己六月二十七日享年七十五配張氏封安人先翁十五年卒側室陳氏張氏子男

八長椿次松由工部改光禄丞進少卿再進太常少卿
次桂梓桐皆安人出次榴梅棣皆陳氏出女一人適富
錮張氏出也孫男九人長希閔次希夔隂陽訓術次希
旦縣學生希奭翰林院譯字生次希摯希羊希歐希榮
希説女六人皆幼曾孫男二世禄世元女六亦幼翁性
質直居鄉不慕貴勢不廣殖産業不畏惡凌善自奉簡
約而急於濟人有以祖業質百金者憫其無歸不責償
而還其券婣家罹横逆竭力拯捄至脱安人簪珥資之

其他行事多類此晚年康健太常適告歸横金紆朱侍膝下者踰歲屬纊之日孫曾滿前鄉人侈之以為積德之報如翁其可銘也已銘曰

壯四州老一丘昔子長今少游勤耕殖且復𨈆亦既獲不竟收嗟王孫此淹留徃其復來公侯

封監察御史沙隱王翁配孺人嚴氏合葬誌銘

予丁卯北上過鎮江始拜吾沙隱王翁於緑水橋之新第時其子汝楫在中臺翁已受封如其官霜髯繡袍手

神煋如也癸酉予再北擬别翁而行道阻出盂瀆徑抵瓜洲而汝楫衰服纍然與王君國儀張君廷新渡江來訊之則翁歿已再更春而其配嚴孺人喪亦數月矣予方叙弔謝不敏而汝楫出廷新所述翁孺人行實狀屬予為葬銘予第名與汝楫交二十年其親之喪固宜為之役君既有命又重之以二君銘其可辭按狀翁諱璉字公器别號沙隱其先澤州高平人九世祖宋大理評事三乙自汴徙揚州子邦顯又自揚徙潤占籍丹徒族

日以大時呼王半沙曾祖太六祖尚八考慶五皆晦跡不仕妣周氏生子五人翁行在第四少而警敏弱冠遭父喪哀毁篤至助諸兄殯祭一以禮鄉人稱之周孺人病咽翁憂見顔色坐卧寢榻前食為之减凡湯藥必嘗而後進及卒號哭幾喪生事諸兄敬而能愛伯仲雖亢厲久而皆善遇之及議分財翁懇覆譬止不能得則惟諸兄所取而自處其獘人尤以為難季弟久而貧每加周恤兄子漢忤豪强坐死為極力拯救卒明其誣與人

交氣和而言確無隱情貌敬取予之際苟涉非義雖小不居善居積喜施惠江湖間多所結納子孫承其舊貫所至如歸嘗泊小孤山風濤頓起一舟覆衆愕不敢動翁親率長年往救得將溺者七人奪之魚腹而資遣之其後或持縑帛來謝又悉拒不受里人潘氏遺其妾湘中六年不能致翁挾之以行抵黄州則其妾已更適傾貲贖還之時人服其義祖業沙田善崩屢徙而南最後乃定今宅沙崩而税存又為置别業江都以裨之其深

慮遠畧為子孫地類如此弘治甲子視汝楫京師適推
恩命下封河南道監察御史配嚴氏封孺人拜恩闕下
鄉黨榮之嚴氏諱妙真同邑處士富八翁之女八歲善
女工言動有則既嫁事周孺人備盡婦禮周氏數稱之
尤善處其娣姒凡勞事率以身先分財時有競者孺人
嘆曰讓則有餘爭則不足勸翁一聽之翁固能弟亦孺
人有以成之也聞汝楫游學有廪餼則曰此可虛食邪
當作好官以圖報及有官則曰當官務積德財物污人

慎勿近之性素勤旣老猶不廢蠶績諸婦葷服用稍侈輒不懌改之而始與之言父族中衰止一女請于翁取育之為贅壻以承其祀族姻有匱乏者必周之雖多且數無倦色肅而慈婉而義故內外皆稱其賢翁生正統丁巳五月二十有五日而卒于正德辛未十月初二日年七十五孺人生後一歲六月二十有四日而卒以壬申十一月初七日亦年七十五子男二長瀛義官次濟即汝楫弘治壬子與予同鄉薦出教餘干入為國子助

教擢監察御史調外守開州女一嫁邑人茅永芳孫男五廟某某之廊之廡廟及之廊俱府學生女三長適江都卞釗卒次許聘金鐖次尚幼曾孫男一曰合承葬以癸酉九月日墓在府東五十里圌山擁翠墩之原翁所擇也山大而長甚出孟瀆即見之銘曰

圌潤名山我初識之嗟翁儒人而室于兹鬱鬱重岡蒼翠百里秀于此鍾以庇孫子以庇孫子百世其似

故涇府右長史致仕任先生墓誌銘

正德癸酉秋七月二十七日先師怡菴先生卒訃聞於京師清既為位哭遣人致賻奠且弔其子退復自念先生葬宜有銘諸生在門下久受恩深知先生家世行事之詳且實又職在太史宜為銘莫先清者不當如他人俟其子請而後乃有言用謹摭拾綴緝序而銘之遺其子使及葬而刻之序曰先生諱順字孝友姓任氏别號怡菴一號養拙子晚更號樂全翁其先四明人宋少師希夷之後元安定書院山長松鄉先生士林七世孫明

福建叅政徽菴先生勉之之孫而執菴處士弘之子也松鄉子耜為兩浙鹽運照磨分司松江因家焉故今為華亭人高祖諱文虎不仕曾祖繼祖亦不仕封江西鄱陽縣知縣饒州府同知所謂養素先生者松鄉以下冠冕詩書不絶而執菴以厚德稱鄉之言故家名族者莫先焉妣顧氏賢明有識鑒生先生兄弟四人先生為之長幼而頴異知縣楊昕聞其名延置縣學十五居父喪哀戚如成人時諸弟皆幼奴僕皆叅政時人黠悍難制

先生獨持門戶夜讀書績文未旦出廳事指綜家務小大畢舉皆畏而服之農月行田間手一編不置或躬履泥塗視作不如法者擿治之而勞其勤者皆得其實故衆為盡力無敢怠蓋辛勤二十年學成而家亦成成化丙午鄉闈捷報至歎曰吾年踰四十得一舉前途事可知吾無擇焉矣明年會試中乙榜不辭徑參部授莒州學正莒人素寡學先生躬督教之未幾遂有登第者已酉考福建鄉試時稱得人丁顧孺人憂服闋陞國子助

教選爲涇府右長史輔導統率一出于正自王而下皆
敬之滿考上䟽乞骸骨進四品服階朝列大夫致仕王
嘉歎再三賜白金綵幣以别時正德丙寅冬十月也葢
先生在仕途二十年矣既歸治田園飾池館爲終老計
故人至必留飲飲必盡歡或窮日夜不厭然非其人一
不與接也如是者又八年乃卒年六十九其生正統乙
丑十月十六日也先生性剛稜倜儻尚氣見人有不善
必面折之然其中實無他異日接之熏然和氣葢本於

嫉惡當是非黑白處不能回互已則釋然初不留于心也故人始畏之久而亦無怨者諸弟婚娶多出先生張氏姊早亡有三女先生取教育之為擇壻嫁之其長則吾妻也故人尤服其義為詩文豪邁踈爽類其為人意所到援筆疾書未嘗點竄他人雖深思亦不能過也遺藁與薇菴集皆藏于家夫人朱氏元武舉進士元祐之後監察御史倫之從孫有賢行側室王氏韓氏韓本夫人媵也夫人有子一人曰復常女三曰閨秀閨正閨玉

王氏有子四人曰復遅復古復嘉復吉女一人曰某韓氏有子二人曰復明復美女一人曰某楊金朱佐葉龍張尚志趙乾其壻也清始從友蘭張先生學友蘭從館嘉禾以清屬先生時年十餘先生一見之許以可教因歸我以甥而奬掖成就之以克有今日雖勉自飭厲求無辱于門墻而未有以報也而先生没矣先生高才積學宜顯于時即其所設施曾不一二清復才下不能張闡之以示來裔然攬筆無愧寫我由衷固先生所望于

門人也先生墓在郡城東蜡龍塘馬駝巷祖塋之次葬以乙亥月日銘曰

鮚埼之任泒于華亭薇菴繼之乃顯我明卓彼薇菴文章政事歛其餘休以發夫子名科相望祖孫百年完節而歸無忝厥先奕奕芝蘭綿綿瓜瓞遺書滿家以俟來哲門生作頌文無諂辭有欲考德拂此蒼碧

薇菴洪武甲戌進士先生以成化丙午鄉薦適九十三年

贈刑部主事張君墓誌銘

君諱藿字文魁別號澹軒松江上海人生而介特不與
流俗伍未冠游邑庠勵志問學家雖屢空意氣岸如也
都御史同邑唐公見而奇之妻以兄女數年學大就與
從弟鯨並有聲場屋間時人謂之聨璧然數弗偶前後
三十年凡八試有司終不利於是君倦于游而子鷗及
從子鶡鵬鵠鶴皆以君之教有成矣遂棄舊業不事顧
鷗輩曰汝為我終之日放浪江海間以詩酒自適有勸
之仕者皆不應弘治辛酉鷗一舉捷鄉闈再上擢進士

君聞而慨然曰吾果不謬也及鷗得告歸君益喜使謝去人事盡讀所未見書久之弗遣而中官有擅制易令者迫促以期限鷗遂廢于家君無悔色中官敗鷗復登用君亦如常曰吾兒素弱且更事少方時多艱遲以數年未晚也士大夫服其遠識鷗還朝擢主刑部事令年滿初考例得推封而君疾不待以八月日訃至于京師即以所推封為贈鄉人皆悼惜之君先世本華亭六世祖瑛當元至元末析華亭為上海以地屬焉祖益父綸

皆不仕以行義幹濟聞于鄉綸所謂樂道處士者事具唐都御史所撰誌母趙氏同邑人孝子思恭之後君載其世德源本深厚故其資性有過人者喪父時方壯年哭泣毀頓及襄事髮為白其喪母亦然世母朱以愛女故盡其貲於異姓及老無所歸君迎奉之為畢其終事顧氏妹貧併其子女育于家二十年妹卒復為之斂葬以唐安人賢而早世義不娶終其身其篤于倫敘大率然也鄉人鬻田類輕其稅以覬厚直故業去而稅存有

以田售君族人而出税三倍者君聞之曰不可為兩分

之其人感刻而君不自言也鄰惡少或侵君地弗與較

卒自悔來歸人有紛競得君一言立解或干以私則面

斥之物茍涉非義雖一毫不取也既絕意仕進晚益自

晦足未嘗履城市邑大夫請為鄉飲賔亦辭不赴故士

論高之生以正統丁卯五月初二日卒正德甲戌五月

二十五日享年六十八唐孺人有子一人即鸍女一適

何正側室子二鶴鵷女一適黃浦孫男二挺拓俱縣學

生鷗將以年月日葬君於邑西肇嘉浜祖塋之次持其同年友翟編修仲鳴狀來乞銘予及與君游三十年即其言論風採使之得用宜有可觀而賫志以殁然觀其所自立與所以貽其後人亦可以無憾矣君有詩若干首賫中允鳴和陸編修子淵皆有序子淵君門下士也銘曰

耕之力我稼孔碩而弗以獲以貽後之人其永食

董太宜人戴氏墓誌銘

太宜人姓戴氏諱妙貴其先應天上元人祖旺與山東昌邑人董公儀並從軍于興州左屯衛並家玉田及太宜人父通再世鄰好故太宜人歸董氏是為處士諱勝之冢婦封中書舍人贈戶部員外郎諱雄之嫡室今湖廣按察副使鋭之母莊重寡言笑平居無厲聲遽色而家人子弟輩望之凜然不敢犯與員外君相對如嚴賓事後姑及從姑孝養備至處妯娌與宗族曲盡恩意而尤以勤儉持其家以學業勵諸子副使君甫冠即與員

外謀遺游邑庠所以訓飭之甚至故君克早有成立登甲科官禁從敭歴中外懋著聲績太宜人之教居多焉員外君倜儻好義與從父兄弟同居數十年及分産惟其欲與之不較助邊有冠服推以與從弟不居皆太宜人之贊決也故玉田人稱内助之賢者必曰戴氏云始以副使君初命封孺人再進令號副使在中書戸部時皆迎至官邸享有禄養叅議河南時兩以公事得便道過家縉紳皆賦詩為壽鄉里榮之正徳甲戌夏忽不樂

語婦子曰吾將逝矣惜不得鋭兒見之殮殯之具皆手自撿視無不如禮六月二日竟卒其靜治於死生之際又如此太宜人生正統甲子九月四日及是得年七十一初養一子曰鎬既乃生副使及鏈與鑄視之若一孫男二曰瀾曰潤女五俱在室以卒之明年三月望日葬縣之厲秫務之原員外君之兆員外之葬副使同年友徐太史舜和為之銘至是以例請誼弗可以辭也乃為銘曰

維戴之先自吳而燕望彼玉田惟同袍之賢以女于廣川以啓其後人以大其先既壽而全帝寵亦蕃以賁其丘原尚百千年過者式祸曰此賢母之阡

錢母濮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貞姓濮氏錫山洛社之望族尚質處士諱文忠之女宋錢武肅王之裔守宗翁諱某之冢婦散逸處士諱孟源之繼室浙江東梓關巡檢琰之母甲戌進士新除浙江常山知縣憲之祖母生而聰慧母沈孺人教以

女紅傍及古賢列女事歷歷能誦解由是最鍾愛慎擇所歸會孟源喪偶守宗翁聞其賢遂委禽焉事翁及姑廉儉盡婦職飲食湯藥必親及卒相孟源葬祭必以禮錢家素饒裕經火而衰孺人力勤悴躬緝紡以佐孟源數年田廬稍復故孟源任真自適終身無內顧憂以有孺人也琰初事舉子業後以律學進孺人每戒以守法琰居官能善其職同郡徐文靖白康敏陸治齋諸公皆重之及琰失官歸則又諭以安命琰居閒無戚戚容益

拓產殖業延師教子弟皆克有成孺人之訓也正德丁卯孺人年八十少司徒二泉邵公都憲秦公憲長吳公輩咸賦詩為壽衣冠畢集而憲適中鄉榜次孫寵亦補邑庠弟子員一時鄉里侈為盛事謂天之厚孺人者不誣也壬申得微疾五月二十三日遂不起疾革名次子瑜戒曰我家業之成成于琰汝當敬之諭孫寵曰我門戶之光光于憲汝當繼之凡後事皆自料理井井弗亂雖丈夫有不逮云孺人生宣德丁未二月十五日及是

得年八十六子男二即琰瑜瑜出側室某氏孫男三長
憲次寵最幼曰寯女一適邵煜先卒曾孫男一女一憲
之官將便道還家而琰卜以今年乙亥十一月二十九
日葬孺人於沙滸之先塋散逸翁之穴遺書命憲以吏
科左給事中俞君國昌狀來乞銘憲實予南畿所校士
有一日之雅焉誼弗可以辭也乃按狀序而銘之銘曰
家之隆替恒起閨門錢氏之中興以有斯人我聞其子
亦識其孫是以知其然銘以昭之百世其存兮

封安人楊氏墓誌銘

正德甲戌春正月二十五日今贑州守當塗邢君子用喪其配楊安人丁丑君朝京師語予以其故猶愴然且言其諸子之哀思不已因以祝祠部鳴和狀授予屬為之葬銘予昔同君舉于鄉又同得進士往來頗習故嘗聞安人賢鳴和君里人述其行尤核可徵也乃叙而銘之叙曰安人諱銀字珍媛其先宋東京舊族有諱正八者當建炎初徙姑孰之青山其孫千乙再徙溧水崇教

鄉之長蘆溪後崇教分屬高淳故今為高淳人千乙六傳至聖譽積學工詩有甘梅軒集又三傳至寧六六生瑜瑜生拱皆讀書力穡以行義重于鄉拱娶邢氏元武昌路知事潤甫之玄孫唐溪處士瑀之女是生安人幼而穎慧父教以尭夫孝弟詩内則列女傳諸書皆畧知大義稍長端靜儉素寡言笑謹出入雖鄰黨有弗識者遭家中衰弟秉華復幼安人躬早夜力女事以資不給父母賴之年二十來歸于君君家四世同爨闔門數千

指羣從伯叔餘二十輩君父贈南京刑部主事敏菴府君妣太安人夏氏皆在堂安人上承下撫恩禮備至無弗慰悅者太安人性嚴甚於諸婦中獨稱安人其於君弼違成美尤無所不至君好奕頗以妨事安人見之曰此可資終身用邪君感其言取奕具焚之肆力于學不數年遂登第從君宦南京聞斷一死獄必曰死者不復生人命至重無任情以累後人君忤逆瑾廢則曰榮辱相為倚伏求無愧于心而已安知今之詘不為他日之

伸起廢為南京水部則又曰君本以清白稱慎無殉時
變自棄君治獄號廉平在都水勾稽疏剔沮權要節冗
費利及公私安人與有助焉其治家有矩矱內外斬斬
雖餉農食飲必親故人為致力家日以裕課諸子學恒
夜分乃止有賢者至必厚其款留使親其麗澤故皆有
成立四時奉祀必精嚴痛毋亡父老問遺不絕夫兄子
早孤撫之如已出族女有貧不能行者輒奩具資之其
篤於恩義皆此類也弘治丁巳與太安人同受封封十

八年乃卒年五十一其生天順甲申五月二十一日也子男五壂埴址坊垚埴址垚皆府學生坊亦業舉子女三孟蕙適高淳士族子劉輅仲蕙季蕙皆先卒孫男二讃諒女一淑孝以卒之又明年丙子十月二十五日葬高淳之趙村花犇岡六世祖南山公墓右銘曰

生之良又閑以義方家之昌我承其終朔以襄有順有正惟允臧百年强半歸山岡彼冥而嚚終壽康天不可問徒蒼蒼嗚呼德音斯不忘

故湖州府儒學訓導封刑部主事胡先生墓誌銘

刑部主事胡君仲申奉使南畿得便道過家為厥考耐菴先生壽鄉人榮之還朝未兩月而先生之訃至仲申號慟隕越不自勝悔不少留以視醫藥而遽至此極也既東裝戒道奉其友翰林庶吉士今禮科給事中儲君麗中狀乞予為葬銘時予亡妻病革君行不忍趣也旋屬治喪情事紛總併具狀失去今年春君重録以來又阻於時艱及冬而始達則已逼先生葬期而予且疾病

又閲月乃克序而銘之序曰先生諱琬字公琰姓胡氏相傳其先自汴來高祖定與元季避兵華亭之秋港涇因卜居焉曾祖某號誠閒祖文政父斌皆不仕文政善治生家頗饒裕景泰中歲饑盡出所有以賑貸用是衰落斌即下世而有司以其素責斌掌鄉賦甚急衆莫知所為先生毅然曰是役法當任富室吾昨富而今貧有司獨未知耳走詣縣白之時先生年十四既眉宇清峻而辭辨舉止不類童兒試以對聯應口成趣知縣郭文

直深異之曰農家有此子邪薦入府庠為弟子員兹方以免役為幸將辭之先生進曰此吾進身階也何辭為時張莊簡公猶未仕以書經教吳下先生往從之游不數年盡得其要旨每試文輒出諸生之右衆謂一第不足取也已而累舉累不利人為稱屈而先生獨安之因自號耐菴以見志弘治辛亥始以貢上春官試翰林吏部皆上第尚書三原王公亟稱之勸其再舉而先生厭場屋矣亦會聞室人喪注湖州府儒學訓導以去曰是

獨不可行吾志邪至官嚴矩律以率學者雖盛暑倉卒不衣冠不見諸生擇其才質之頴異者躬自訓厲後相繼登甲科為顯官四方湖人稱之至今不絶也教諸子尤嚴公退必親課其業有弗率則箠朴隨之曰吾家無厚貲吾又薄宦所以遺汝惟書香一脉耳汝苟弗力他日淪落何所極邪故諸子人思奮厲隨其才分而各有成立官滿當遷忽若有所感飄然東歸家居治農圃課樹業為茅屋數楹於别業倘徉其中客至飲酒賦詩終

日無倦色家去城不半舍非節序慶會祭飲訪親舊經年不一入也正德甲戌仲申登進士拜令官先生遺書以清慎勤欽卹無誤為訓戒丁丑考最封先生如其官旋以使歸先生喜為張筵名客曰汝有以嗣吾志矣已而遂趣其北行曰王事不可緩也故仲申不得已而別已別而先生病病而遂以不起聞矣嗚呼惜哉先生天質素美外簡直而內文明平生未嘗一妄語尤嚴於義利之辨是非可否不以一介徇於人事親篤孝早年身

係學宫恒兼任家事不以為其憂教二弟皆有成立庇之三十年不使知有官府事及卒撫其孤子女不異已生鄉鄰疾患必多方拯䘏力不逮而後已然至有欺誕譎狡輒面斥不少貸也幼而勤學至老猶不倦閒居終日圖史筆札不去手舟行出入亦挾册以從其作字必楷正雖屬稿亦不茍曰此先儒所謂敬也為文章簡而明根於理而不雜不為曲說支詞而意已獨至予昔序先生壽嘗論之教吳興日官府學校之作多出先生手

尤為一時輩流所推服今藏於家者有耐菴集苕溪漁唱歸閒稿諸作惜猶未得遍觀也先生以正統壬戌八月十七日生正德戊寅八月初五日卒享年七十有八配顧氏贈安人賢而薄祐不及見先生貴云子男六人長山次岳即仲申次昱次嶅皆安人出次啓次密繼室王氏出也女三其二適某某者出安人幼適某者亦出王氏孫男八鈺錦鍊鏜鐮鈿鈉金錦鍊鏜皆習舉子業女四適某某其二尚幼顧安人先葬秋港涇之原至是

山與仲申輩將以年月日奉先生柩合諸其墓禮也銘曰

清瑟古歌不諧里耳純壯嘉蔬不載筵几文以達理分各有止以貽後人受帝之祉受帝之祉其來未已銘以表其始

明故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致仕遠齋王公墓誌銘

正德己巳刑部尚書遠齋先生王公謝政歸山陰越十年己卯秋七月三日考終於正寢年八十先生初歸即

擬為身後計命其壻宋君惟德録平生行實為狀時人
皆訝之是歲疾病惟德適滿安化令書考過家先生見
之喜出狀授之曰吾茲瞑目矣惟德既畢棺殮亟入京
致先生意屬清為葬銘清先生門下士也又嘗為史官
葢相從三十年矣雖不文其可以辭按狀先生諱鑑之
字明仲別號遠齋其先琅邪人永嘉南渡居會稽山陰
山陰之王祖内史羲之先生其後也祖君琺父詵號晉
齋俱隱弗仕俱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祖妣

鄭氏妣成氏俱累贈夫人先生以正統庚申冬十一月
庚戌生於其縣之蓬萊坊六歲而孤哭泣踊擗能如禮
見者奇之讀書日記千言不待講説而知其大意十三
作經義出語已驚人時家甚貧連丁內艱日益落伯兄
鏜之欲使助已為生事數沮抑之先生志益堅學益力
備更劬苦手未嘗去書成化辛卯卒以明春秋取鄉闈
高第再試禮部不利不為沮戊戌登進士出宰元氏名
入臺為監察御史按貴州弘治己酉推董南畿學政癸

丑擢大理右寺丞進少卿僉都御史再進副都正德初
陞南京刑部侍郎改北京未上轉左戊辰陞刑部尚書
明年乞致仕先生在元氏有惠于民既為京官民以事
來者必踵門拜謁如見父母嘗使過其地老弱扶擕迎
路去復追送之數十里不絶有泣下者在南畿嚴考較
公去取聲威肅然初若不可犯已而講論經義指授嚮
方亹亹不少倦聞者興起南方論提學自浮梁戴先生
廷珍廣信婁先生克讓蘭亭司馬先生通伯後必以公

為稱首焉為僉都經畧紫荆諸邊關為副都撫治鄖陽再撫湖廣皆有政績可紀及為尚書值逆瑾竊柄事多掣肘度不為所容遂引年去上不能留賜玉帶以寵其行比卒命有司治葬賜祭皆如例搢紳榮之先生風儀峻整秀眉長目白晳而美鬚見者傾竦而性孝友篤於倫叙雖失愛兄嫂事之益恭兄子淵業舉不就又習醫先生為之延引得為醫學官遂以有立李氏姊之子澤民周氏妹之子濟皆攜之官所教養之及長皆為之婚

娶女皆爲治奩具擇良士歸之在官遇鄉人雖甚寒暑必冠帶以見有所干請雖不苟徇亦降意撫接或以事質問則盡誠告之故人敬而不怨歷官内外清謹如一日雖居臺省位常伯至老家無長物田不滿頃時尤以爲難嘗謂人曰希聖希賢之事我未之能然未嘗一日不學爲君子未嘗敢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見仕途有歷節權門者則深顰歎息曰士患不得死所耳窮通禍福有命焉此身一失胡可復也先生之所見如此則其

知幾勇退克保始終以有今日豈偶然之故邪娶胡氏初封孺人進宜人累封至夫人有三子皆不育淵又無他兄弟故以其次子一和為後以三品恩䕃為太學生女三人宋君其長壻名溥次適儒士胡瀚次適紹興衛指揮成恩嗣子勲先生先墓在郡城南停山之原實晉齋所自擇所謂湖上青山者先生治命為兆域其右方葬以卒之明年庚辰月日所著述有春秋發明立齋稿南巡漫興及南巡奏草成賢録兩京類稿凡數十卷並

藏于家銘曰

稽山崷巃湖鏡平兮公于此生得其峻清兮拔地干霄俯澄泓兮出為雲雷鼔動四溟兮倏焉來歸旋於此寧兮有窿者丘皇所營兮白羊蒼麟儼其充庭兮東望青山展我兄兮同支分榮於我嘗烝兮銘以詔之百世其靈承兮

東江家藏集卷三十一

東江家藏集卷三十二 中集二十八

明 顧清 撰

北游稿

講章二首

臯陶曰帝德罔愆止兹用不犯于有司 戊辰三月十二日

此是虞書大禹謨篇史臣記臯陶的言語臯陶因舜美其明刑之功故言此以歸功于上帝是帝舜愆是過差

帝德罔愆是總言帝之聖德無有過差下文都是帝德罔愆的實事簡是不煩寛是有容臯陶說臨下之道以簡爲貴帝之臨下則以簡不行那煩密的政令御衆之道以寛爲本帝之御衆則以寛不行那急促的政令罰是治人之罪賞是報人之功行罰時每患於過重行賞時每患於有所遺帝於有罪的止罰其本身更不連及他子孫若是有功的則既賞其身又推恩及其後世過是不知而誤犯故是明知而故犯不知而誤犯的不惟

小罪不問便是那大罪也釋放了若明知而故犯的不惟大罪不赦便是小罪也須要懲治他有罪當罰的若於法度上可輕可重心有所疑便從那輕處發落有功當賞的若於法度上可輕可重心有所疑便從那重處行賞不辜謂非其罪經是用刑的常法臯陶又說有一樣罪人於那法度上也可以殺也可以無殺這樣人殺之則恐其無罪而死不殺又怕輕縱了罪人帝之心只見得人命至重故與其拘于法而殺無罪之人寧可屈

了我的常法且全他性命帝之用刑行賞一以仁愛忠厚為本與那天地好生惡殺的心一般這一念好生之德隨處流布深入那百姓心中所以一時百姓都感動興起化而為善都自然不犯有司之法度矣臯陶是古今第一個善理刑的人然猶不敢自以為功而歸德于舜如此可見帝王之治以德為本刑罰雖不可無然所以導善迎祥致太平之盛則有不專於是者臯陶此言真得聖人之心而可為萬世帝王之訓矣伏惟皇上契

聖賢之心擴乾坤之量身體而力行之天下臣民不勝

慶幸

子路問君子止堯舜其猶病諸甲戌九月十二日

這是論語第十四篇孔子與子路問答的言語子路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子路是他字子路問於孔子說今夫子教人只是要使為君子弟子來學亦只是要求做君子不知所謂君子其道何如孔子告他說修己以敬修是修治己是人之一身敬是敬謹孔子說所謂君子

者不在他求只要修其一身專以敬謹為主在内則閑邪存誠使心有定主在外則正容謹節使身有常度與凡出入起居語默動静件件敬謹不敢放肆如此修治其身則所為盡合道理德日以崇業日以新便成一箇君子人矣修己以敬這地位已高而子路不喻乃説君子之道只如是而已乎緣他性粗率看得敬字輕了故以為未足也孔子遂告他修己以安人人是對己而言安是使之得其所蓋人能修己以敬則不惟自家所為

合理所以處人亦盡合道理就其所接親踈上下無不得其所矣修己安人這功用已大而子路猶未達又謂君子之道只如是而已乎緣他看得敬字輕了故猶以為未足也孔子又告他說修己以安百姓百姓是盡人而言安百姓是舉天下得其所蓋人能修己安人則不惟處一人者合理而所以處千萬人者亦盡合道理極其所至四海九州無不得其所矣孔子見子路問得輕易恐其聞此便一向求之高遠不得實用故又告他說

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堯舜是唐虞大聖人病是心有所不足蓋修己以敬固有安百姓之理然四海九州如此廣大便是極治之世豈能無一人不得其所者如有一人不得其所便不得謂之安矣所以聖如堯舜說到此處猶不敢自以為足況其下者安可輕議孔子言此正所以抑子路使切己用功而不徒騖於高遠也臣嘗聞之先儒云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修己以敬聖人之言已是盡了其下安人安百姓乃因子路

不足而極言之非別有一道也然孔子只是說得不曾見諸實事若是人君敬與不敬則其明效便在目前誠以人君一身天地民物之主能敬則此心常存虛靜清明而邪妄不能惑施之於政則賞罰明用舍當人心以悅和氣以應而天下蒙其福不敬則中無所主邪妄乘之而天理為之滅施之於政則或以非為是或以正為邪人心欝和氣乖而天下被其禍人君敬與不敬其端甚微而其關乎天下者甚大古之帝王所以兢兢業業

不敢荒寧誠有見於此也仰惟皇上睿性英姿度越前古其於聖賢論學之要古今治忽之幾察之精而講之熟矣億兆無疆之福繫於聖心一轉移之間伏惟燕閒留意天下幸甚

講前一日送稿閣下及當講則自不敬以下四十餘字並已删去一時講過而木天留稿遺笑將來避忌至此可為世道歎矣

策問

問王者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其宮闕之制朝著之儀輿衛之飾要皆有義理存焉唐虞遠矣秦隋之侈無以議為也周制王宮有五門有三朝或以為有四朝漢有長樂宮有未央前後殿有南北宮唐宋有正衙有便殿而又有正至會朝之所朝之政令或掌於司士或掌於朝士或掌於宰夫而又有太僕小司寇之職臣日朝于君或北面或南面或東西面而有拜與揖禮各

不同或常參或六參或再參而又有入閤起居之禮今皆可舉其畧歟周制天子有五路有九旗而又有四路之説漢唐而下有大駕有法駕有小駕有黄麾仗而又有五時三蓋四望之車有七輦有五仗而又有牛仗角仗細仗之别其儀物之等其施用之宜歴代諸儒之討論撰定今皆可聞其説歟我國家稽古法天事有定制固萬世子孫當守而不失者不知今朝著之儀

式輿衛之采章其斟酌損益視前代何如而諸士子觀光國都俯仰今古其亦有得於中而可言者否邪願揚厲而鋪張之

問周道衰聖人沒而諸子作老聃倡之莊周列禦寇楊朱之徒和之而其說始盛漢興文帝喜黄老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主之而其說始行諸子之學不用於衰周之世而用於文帝之賢君何歟楊朱學老子者也莊列祖楊朱者也孟子闢

楊墨而不闢老莊後之儒者於其言亦多取焉何歟用黄老者治擬於成康之盛而表章六經者反以致海内之虚耗何歟或者以是為叛經之效然歟晉室之衰由清談之廢事也而或以為然老莊之罪其又然歟自宋以來理學大明搢紳之士非孔孟不師非六經不學上以是求材下以是致用諸子之言至是而一洗矣而刑措之教未聞澆薄之風日熾何歟無亦有口誦

其文心違其教而支離於異學者歟道德一而風俗同治之盛也諸君其有意於是乎願明辯而言之

問今海内承平田野之民不見兵革老子長孫百五十年於兹矣逋者頑民弗靖首亂山東延及梁楚江西四川亦復蟠結所在烝黎肝腦塗地至煩九重旰食為之發邊兵輟禁旅遠涉江湖然後漸次撲滅而勞亦甚矣聖明在上無驪山

之役遼左之師以毒吾民而使之變也其何以至此極歟輟邊兵以平内盜於古亦有之歟國家内外衛所凡幾所養之兵凡幾内之親兵與諸軍之營壘視國初時增創凡幾外之分守守備與兵備之憲臣增創復幾是皆所以防未然而威不軌者也而成功何獨異歟古之人有治渤海而單車至府盜賊解散者矣有剌交南而移書招撫嵗間蕩定者矣而或以為患莫大於

招降有討黄巾而鳴鼓掩擊乞降不聽者矣為長朝歌而縱誘設伏遇賊輒禽者矣而或以為愚莫深於窮治將誰從歟論弭盜者或請先誅貪濁簡牧守或謂宜據形勢收遺才果孰要歟今日所行其亦有合於此歟夫使天下之勢如身足以使臂臂足以使指而赤子不至為龍蛇諸君於此其必有長策矣

問諸君以材武應詔角藝廣塲驅發的破萬衆改

觀矣所未知者胸中之方畧耳兵之方畧今世所傳武經七書者具之謂孫子吳子司馬法李衛公問對尉繚子三畧六韜是也說者謂古兵書多至百八十餘家漢初定著三十五家其後又分四種然則今七書者定於何時歟三畧六韜司馬法云皆出於太公則古書也而斯以孫吳先之何歟或以司馬法非穰苴所著或以六韜為後人假託或併疑三畧為偽書其果然歟

七書之言有得失先儒之去取互有同異折其衷以為吾用豈無説歟夫讀書而不知合變固不足以言兵而背水囊沙則固有所出也尚相與極言之無諱之曰此古人之糟粕也

擬策

問古者聖人擬圓極以運璇璣列方輿而配景曜以正天時以授民事以考災祥黄虞以來世有專職今所宗者何人之法歟九州十二曜三分

或繫之北斗或繫之五星或繫之二十八宿而干支方位亦互有所屬焉何所本而言歟穹壤之相銜位固有相值者矣若齊東而玄枵在子魯東而降婁在戌吳越南而星紀在丑干支方位與此復相戾焉其說可得聞歟或謂諸侯始封歲星所在之辰而其國屬焉亦既有占驗矣而或又以為非是何歟自古占天者幾家其說互相詆訾論者謂惟渾天最近而或又以為聖

人之意初不在是者何歟其說皆可聞歟五星列宿隨其變而禍福應焉以為不足畏者誠悖矣而亦有有其變而無其應與宜有變而顧得其常者何歟方今聖人在上而四方郡國天妖地異屢形奏章春旱秋霖郊甸之間耕穫交病豈昔人所謂天心仁愛欲有以警動之歟不然而何以有是也天人之際諸君子留心久矣推明象類之外有可以消變弭災者尚無恡一言

觀象緯而審禨祥者星官歴翁之事也推天以及人者也因禨祥而修德政者人君宰相之職也以人而合天者也執事春闈終試策諸生以星野之占驗傅之以當日之事而欲聞所以消變弭災之説執事之意豈徒以數術望諸生哉雖然清臺占象領之太史則是亦儒者之事而愚末之學也請陳其槩而系以書生之管見可乎星官之書自黄帝則有之矣高陽氏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而其職始專唐虞則羲和繼畧有夏則昆

吾紹德商有巫咸周有史佚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裨竈齊有甘德魏有石申皆明著天文各謹圖驗而巫咸甘石之術則歷世之所宗也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經地有十二辰王侯之所國周官保章氏辯九州十二域皆有分星以驗妖祥而分野之説有自來矣甘德石申以十二次更配十二辰班固以三統歷參之陳卓復加以諸國所入宿度而其説益明其或繫之北斗或繫之五星或繫之二十八宿或屬之干或屬之支先儒謂

起於戰國之末則亦甘石之遺規也疑星野之不相值自昔為然先儒蓋有說矣所謂始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而其國屬焉者雖梓慎亦然然若此者以言乎七國之前可也秦漢以來郡國之廢置不知其幾而猶以往迹尋之不已膠乎故唐僧一行非之以為天之雲漢實應地之山河其精氣之升降始終實應之脈絡綱紀諸國之分列或負險而用武或四戰而用文或負海而阜殖其相屬也以精氣為本而不繫乎方隅其占測也以

山河為主而不泥於州國此說行而羣疑為氷釋矣占天者之不能相一亦自昔為然然察璣衡以齊七政實舜之遺法而三代之時已不聞有其制矣則渾天周髀宣夜諸說亦何怪其紛紛乎故一行斷之以為古之人所以步圭影之意將以節宣和氣輔相物宜而不在於辰次之周徑所以重歷數之意將以恭授人時欽若乾象而不在乎渾蓋之是非若乃述無稽之言於視聽之所不及則君子當闕疑而不講也此說行而衆言為一

洗矣夫有道之世而星辰順軌者其常也衰亂之世而星辰錯逆者亦常也若夫時有道而灾異興焉若漢孝文之山崩地震宋仁宗之地裂星流則雖有其變而無其應德有以勝之也時無道而祥禎應焉若魯宣之大有年則是宜有變而反得其常君子以為異而不以為祥也古之明君遇灾變則恐懼而修德遇祥瑞則謙讓而不居葢有見於此矣洪惟我國家法度修明紀綱振舉若稽天道宜獲休應而仰占圓象俯察方輿猶有未

得其常者執事所謂四方之奏報雖未得盡閲而往歲寢宫之灾與頻年日月之交蝕水旱之相仍則聞之頗詳而郊甸之間邑里之蕭條原田之蕪廢又有身履而目擊之者矣區區之愚方恨無階上達而執事導之使言其容以默默乎雖然方變之初興皇上側席求言痛自修省而公卿百執事所論列於前者亦多矣其切劘剴量的見而可行者計豈草茅疎遠之所能及哉然聞之道路初亦未盡舉行而左右之臣未幾有嶺海之行

者矣則愚雖有言豈能過此而舍乎此則何以當執事之問乎傳曰棄法律逐功臣則火不炎上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又曰上不儉下不節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熖宮室五行之變未有不由於人事者古之王者順天地以治人而取材於萬物以足用政得其道用物有度故天地順成萬物暢茂而民以安樂謂之至治後世政失其道物用天傷民用愁苦故天地之氣沴而三光寒暑錯逆而為災先儒此言可謂窮治亂之原

達天人之際而昔者綸音之播告列辟之敷言蓋亦有及於此者矣雖然天道難言而人事亦未易盡也何也蓋今日州郡之患在於民力之困窮然而鉤陳紫宮之營建北門少府之工作程督之使冠蓋相望于道路者未可以卒止也朝廷之患在於冗食之猥衆然而名器之踰制世禄之濫及未可以遽絶也邊方之患在於兵政之廢弛士卒之凋弊然而轅門之掊尅幕府之倖功其源未可以遽塞也輓漕之兵民艱苦萬狀計其所入

曾不足以供所出而三條九陌之間宮居而玉食者視往昔不知幾倍其財必非天降而地出也凡茲數者有本有源處之甚安享之甚樂而不知出之者之不堪也生民之所以愁苦沴氣之所以交作災變之所以薦臻豈可謂無其自乎夫知變之所從來則知所以消之之術知災之所從起則知所以弭之之方其要在吾君一念轉移之間而愚所謂向者綸音之播告列辟之敷言固有及於是者矣九重閒暇時取而觀之取其合於是

者次第而行之使朝廷之澤究於下田野之情達於上
上下之際歡欣交通而無有壅蔽隔塞之患愁恨歎息
之聲以干乎其間如是而三光之不全寒暑之不平五
穀之不熟民人之不育則是造化無恒而聖言為我欺
也語曰動人以誠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愚敢以是
為終篇獻執事其進教之

問天下事未至而憂則人以為迂已至而憂則無
及於事然與其為無及無寧其為迂也以今天

下言之内寇初平而民力已疲邊陲方靖而兵衛踈畧國賦有常入而世禄者日增賞功有定格而濫冒者溢出此四者皆今日之深患而有識之所共憂也諸君隨計而來不可謂無心於當世者藜燈雪案之餘道塗耳目所涉歴而見聞亦多矣是豈能無慨於中而思所以處之者乎竚聞讜言無諉之曰此肉食者之謀也

憂天下之憂者知天下之患者也知天下之患者有天

下之心者也長一家者以一家為心則一家之患無不知長一國者以一國為心則一國之患無不知知其患則知其憂矣國者家之積也天下者一國之積也事有大小勢有難易而其理一也執事發策春闈舉方今所深患而可憂者四事謀之諸生求所以處之之說執事其有憂天下之心哉雖然執事之所憂者四而愚則以為八也何以見其然也蓋執事之意以為方今盜賊平矣所憂者民力之困窮愚則曰民力誠窮而盜賊未見

其果平也邊方靖矣所憂者兵衛之疎畧愚則曰兵衛誠疎而邊方未見其果靖也憂世禄之侈而謂常賦不足以供憂濫冐之多而謂賞格由之以壊愚則謂常賦未必其皆充賞格未見其有定也何以明其然也蓋自權奸竊柄以淫刑刼天下而括取其財繼之以盜賊加之以軍旅水旱疾疫因而間作無良有司曾莫究心而且有假豺狼之威以食人之肉者其流風餘虐至今猶未已也而寢宫之營役及海内官吏承風苟免罪責大

弦既急小弦何如困苦無聊亦奚所不至今貴州已告病矣迫而不已安知不有相挻而起者乎故曰民力誠窮而盜賊未見其果平也國家北邊萬里皆與他族為隣而上谷雲中寔為京師屏蔽頃歲以來兵威屢衄敵人得志前年窺雁門去年犯宣府列營以久駐分兵而四掠白羊口之烽火至通於西郊而邊臣若罔聞也平居則朘削軍士以為身謀有警則告急請兵而閉城坐守使犬羊狐鼠長驅而入厚載而歸肆然若蹈無人之

境以為常近者偏頭關之截殺僅能小挫其鋒而來往徜徉猶未聞其遠迹也而告捷論功穠爵厚賞已若登燕然而臨瀚海矣彼邊圉亦人也知我如此求欲無幕南之王庭得乎故曰兵衛誠疎而邊方未見其果靖也國家自肇建北京衛兵之增已半於舊然而官有定員禄無濫與故歲漕四百萬石給之而有餘近歲法弛恩寛乃有擒獲盜賊緝捕妖言而賞以世襲者至於門蔭恩澤内苑廪稍日益歲滋無有紀極如聞一歲之出已

踰所入之數正使常運皆充猶恐不足以給而自盜起以來漕法阻滯江淮南北水旱疾疫歲無全收其得入於太倉者決不能如往日也然則所當憂者豈獨世祿之增乎國家賞功之制藏在金匱掌於有司北伐南征擒獲斬馘各有等第其論功也須同在一日其陞職也每不過三等餘功雖多止酬以賞立法如此猶有竄名戎伍委幣轅門而竊我名器者而近歲復開併功之例取舊坊而盡決之於是子得併於父弟得併於兄家人

得併於其主向之詭名竄姓私相貿易遷就改移之弊此一法足以兼之公行而無忌甚至有一人之身千里之外同日報功而並得陞賞者矣然則所當憂者豈直下人之濫冒乎夫知盜賊未必其果平則所以用民之力者不得而不紓知邊方未必其果靖則所以修明軍政者不得而不肅知常賦之不能皆充則爵人之際不容以或輕知賞格之壞自于上則擬議之際不容以不審愚以為寢宮之役誠有不得而已者然寛一分則民

受一分之賜宜深詔有司量民之力裁濶狹以處之而無亟其成其他不急之功無名之費皆如近者徐州採石之役以詔旨停之則民感上恩雖勞不怨大功可成而田野寧謐矣梗化之患雖唐虞所不能無然内治既修則遠人自服宜明飭有司清我政本首繩失律之罪申嚴僨事之罰舉兵權歸之列閫而責其成功其有牽掣於中侵軼於外者如唐李德裕之平藩鎮明約監軍均以功賞而不令其預事其尤甚者明告于上以王法

裁之則兵政以修旁無沮撓精神折衝而遠人畏服矣若夫世禄之多由功賞之濫此二事者實相首尾而處之尤難司計者曰吾量入以為出者也入不足而出無藝吾何以供之本兵者曰吾按籍而論功者也功如是則賞宜如是吾安得而不予各司其事各守其官宜不能相一也至總而決之於上則將安所委乎守號而憂他州宰相之事也唐盧杞猶能之而況不為杞者乎愚以為身履戎行顯有庸於疆埸者誠宜厚其賞也然開

國輔運之雲仍且有不能舉其世者矣彼攀附依憑如前之云者獨不可以少損乎既予者縱不能復敓也然世勲之家支肖旁入者猶遞有降殺而况非旁支比者乎往者不可諫將來猶可追也不然春生之不節以秋仁育之不裁以義舉有限之財而填無窮之壑豈惟國力之不支而其子孫生而仰給于縣官長而游閑于京國男不知稼穡女不知桑麻負而乘焉無事而食焉是豈可以久哉執事以此為國家憂而愚以為使斯人而

知此則不惟為國憂而且將自憂之不暇矣夫萬物羣生於地而其命在天萬幾敷布于下而其本在上執事所問分之則為四合之則惟一一者何此心是也區區之愚以為是四者不患無以處之而貴乎有以聽之不惟聽之而貴乎有以行之其要在乎心天下之心而已心天下之心而後能知天下之患知天下之患而後能憂天下之憂憂之則必求所以去之求以去之而後能聽人之言行人之策矣是心也下有之而上不知體之不

可也上有之而下無以承之不可也上下一心君臣同德乃可以祛患而釋憂矣謹對

表

代武進伯朱江謝恩表

武進伯臣朱江欽蒙聖恩以臣姪朱本無嗣命臣襲祖前爵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上表稱謝者伏以存亡繼絶荷覆載之隆恩襲組傳珪與公侯而接武榮逾望表欣與懼并言念臣生也不辰幼而失怙雖黍膏粱之

胥裔幾同閭里之單微蔬食布衣久安愚分玉章蟬冕敢有僥心永惟驃騎之奮翼風雲重以忠懿之横身草野宜子孫之蒙祐顧嗣續之多艱惟河山不替而永存肆瓜瓞五傳而再絶司封為之請命當宁聞而憫傷念先臣霖當以弟而後兄謂愚臣江得以孫而紹祖疏封朝進俞旨夕頒拔之泥塗之中寘彼雲霄之上其於恩造曷罄名言兹葢伏遇皇帝陛下仁合生成孝隆繼述思祖宗之創立艱難如在於目中憫將帥之勤勞眷邮

每加於身後蓋嘗聞鼓鞞而注想不待擠溝壑而興哀遂令一綫之宗再行九河之派臣才非趙武濫憑成季之勲寵過王喬盡有樂鄉之賜顧衣裳之在笥凜負乘之交懷敢不力紹前猷率先來嗣相與執干戈而衛社稷庶幾效犬馬以答君親伏願聖德日新天心世享文謨武烈之並用邁至治於三王神孫聖子相繼承撫洪圖於億載臣無任瞻天仰聖歡忭感激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代忻城伯謝恩表

伏以漢祖開基絳灌列河山之誓唐宗紹統褒鄂延茅土之封創始實艱仰成何幸載念臣世本農畝家鄰帝鄉始祖祥釋耒操戈首從渡江之役高祖晏應機乘運遽叨列爵之榮玉帶錦衣超班五府虎符金鑰歷位兩京皇恩不替而有隆世祚中衰而復振遂緣亡父以及微臣生長膏粱豈識韜鈐之要周旋京輦詎親戎馬之勞顧當哀疚之中有此駢蕃之命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英明神授睿哲天成安不忘危所帝王之無逸仁而有勇總文武以成功永惟豐芑之謀深重丹青之信致兹庸菲濫被彜章臣服寵有階酬恩無地乾坤洪造既莫罄於名言葵藿丹衷徒仰傾於朝日惟當竭其駑鈍效此忠貞縱未能折衝尊俎之間誓願與馳驅疆場之外庶幾風行草偃九重寛猛士之思海晏河清萬國播詞臣之頌臣無任懽忭踊躍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代平虜伯謝恩表

後軍都督府右都督臣江彬伏蒙聖恩封臣為平虜伯食禄一千石世世承襲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上表稱謝者伏以天威遠布汛沙漠以全清雲澤旁流露菅茅而溥及賞懋功懋喜與懼并伏念臣先世起自田農遭逢興運仗劒效順擁高帝於龍飛之辰挺戈靖難翊文皇於虎變之日由列校而登指帥歴四世恒守邊陲徒懷奮臂以當車無路傾心而向日屬潢池之弄刃繼瀚海之揚波拔臣疆埸之間置臣環衛之列偏師南討

忝備戎行萬乘西巡載捍牧圉念馳驅之恐後顧勞績以何稱遽遝霑列土之封殊溢疇庸之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總攬權綱兼資文武修政事以攘外侮內順治而外威嚴家國為心推神功而弗有鼓鞞在念惟勲閥之是求肆俾凡庸薦膺渥寵錫之國姓付以戎機五府既列于名銜諸營兼屬以綜理封疆事重蓋屢貢於咢章海岳恩深竟莫回于睿斷臣敢不虔奉明訓允若先猷夙夜小心庶無忘於滿溢敬共有位期不負於生成尚

顧聖德日新皇圖益鞏戢五兵於不試海晏河清與三壽而作朋天長地久臣無任激切感恩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故事公侯伯謝恩皆禮部官代為撰表彬與安邊伯許泰並封彬居次表當予作既繕寫擇日引進忽有旨下儀制司并原稿取入彬既匪人尋伏憲典此本不足錄以予被劾時或傳出彬風旨而竟不行恐好事者因而有所增飾也存之使後日有

攷云

代會昌侯謝恩表

襲封會昌侯臣孫杲欽蒙聖恩准襲祖爵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上表稱謝者伏以周顯親賢姜望啓營丘之宇漢隆恩澤呂公表臨泗之封在古為榮於臣何幸言念臣恩承五世家本一經高祖父以諸生備禮寺之員曾祖姑以德選貳椒宮之政屬渚虹之流慶繼坤極以覃恩爰從一命之班超陟五等之列洎乎嗣子躬翼

龍飛荐沐寵嘉褒進地律丹青明信既不爽於河山赤紱餘輝乃復延於胄裔茲葢伏遇皇帝陛下堯仁睦族舜孝隆親行輦登延情不遺於外屬嵩高流詠禮式備於南邦遂令肺腑之餘遽襲金貂之重臣有憑錫類無地酬恩五百年沙麓之祥自天佑啓億萬載華封之壽如日方升徒懐螻蟻之私莫報乾坤之大伏願皇仁四達聖德惟新內順外寧寢五兵於不試人和物阜與六合而同春臣無任云云

東江家藏集卷三十二

東江家藏集卷三十三 中集二十九

明 顧清 撰

北游稿

奏議一十二首

乙亥辭免考察屬官奏

翰林院署院事侍讀學士臣顧清謹奏為嚴考察以勵庶官事該吏部題前事節該奉聖旨翰林院照成化四

等年例内閣書寫制敕誥敕并譯字官也照成化四等年例考察欽此欽遵該臣會同内閣大學士照例考察者臣惟大學之序先自治而後治人君子之道將責人必先反己伏念臣材質本下問學尤疎誤蒙國恩濫官侍從其於職業曠廢實多今當考察庶官之時正合首從擯棄之列顧乃使之當案握筆參預品量已自歉然人其孰信是雖舊有會考之例固非臣所敢當伏望皇上察臣内省之誠特勑所司先行罷黜將考察事專委

內閣重臣庶使黜幽登俊官僚服藻鑑之公置散投閒微臣免負乘之誚無任悚息待罪之至謹具本親齎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擬法天更化奏

臣竊觀陛下即位十年天下之事益以明習人之誠偽益以周知下而閭閻遠而邊塞苦樂幽隱無能遯情可謂高世之才絶倫之智矣然而天心未順民志未孚盜賊甫衰邊庭復横天變地異類形奏章陛下深居九重

一月之間臨朝無幾政綱禮典弛緩日多中外彷徨罔知所措而竊窺聖心亦若憧憧往來而無所倚信者臣愚不知陛下以如是之才如是之智宜大有為而直為此虛度十年也臣聞數終則變變必有始自一至十數之一終而變之始也天運人事相去不遠臣敢追迹往事為陛下陳宜變之說伏惟赦其狂愚而幸聽之陛下即位之初春秋方盛問學未充興居舉措之間容有未盡合於古者而聖心冲虛蓋未有所係著也在廷之臣

所宜從容講說開其嚮方引之于道而忠義所激不暇詳思遂乃過言危論以拂淵衷而觸盛怒逆臣窺見其隙而乘時以售其姦斥逐陛下之輔臣戮辱陛下之臺諫淫刑酷罰毒遍四海若將為陛下泄怒而騁志者而不知皆以自立其威權以濟其姦謀也而豈其為國哉此則往事之失有不可咎者其至於今羣臣之觸怒者既已斥去矣姦逆之徒竊弄威權圖為不軌者又已誅戮矣在廷文武一志無貳咸思效忠無復可嫌猜矣此

正陛下及時乘勢易轍改弦以光昭祖烈之時也而羣臣之仰望清光又若是其切也陛下何憚焉何疑焉而不數與之接哉自古人主之怠於政者多惑於女色而陛下天性剛明宮闈之寵不聞于外臣無所措心矣意者其蔽於左右之臣乎臣請有以喻之夫天下猶一舟也人主舟中之主人也公卿百執事則篙師與舵工也左右近臣則供給使令之人也以理勢言必主人與操舟者之情通而能用其才操舟者皆愛其主人而得效

其技夫然後可以共濟而無憂苟供給使令之人悉操舟者之親近而間之使不得見其主抑之使不得盡其能平時無事以為安用此人也颶風起洪濤作桅舞而篷掀主人危矣而左右者庸得安乎左右近臣無妻妾子孫之念無交游黨與之親所以奉身富與貴而已耳而今皆富矣皆貴矣不作威不擅權自不失尊顯而作威擅權者其覆車亦可鑑矣以是言之臣知其願陛下之勤政而親近羣臣殆有甚於臣等而又忍為蒙蔽哉

意者陛下以頃歲方隅之弗靖欲選練健兒振揚武烈以威肅萬邦乎則禦侮折衝自將帥之事古之名臣且有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名震四夷功書竹帛者矣今乃以萬乘之尊而親行伍指揮之事躬鞍馬之勞而忘郊廟社稷之重縱有成功且非至理況功烈未涯而政事已先廢哉臣蒙被國恩待罪學士經筵日講皆忝職銜而自受任以來幾及二載供事於經筵者纔二次至於日講徒竊空名每蒙大官廩餼之頒輒有抱關擊柝

之愧蓋嘗終夜不寢反覆以思陛下所以佈接羣臣者以為樂則躬親營伍若是其勞以防患則守在四夷要自有道而十年之間坐此躭悞徒負英明之質未臻平治之功臣實惜之實愧之臣上無三代聖賢格心之學下乏漢唐諸子忠諫之資官在講筵從容勸導乃其職也用敢開陳事理分别是非兾聖心之一悟焉且夫日出視朝不為太早臨御數刻不為久勞延接臣僚講論經史名教所在其樂孔多既罷而休怡神清穆或翺翔

林囿玩物適情無所不可則是日一視朝與經筵聽講初無妨於行樂也又何必專於彼而廢乎此哉陛下幸而聽臣行臣之説將見朝不失時游不失樂百度惟貞萬福來集而海内稱聖矣臣干冒天威無任恐悚待罪之至謹具本親齎謹録奏聞

丙子廟制私議

七月十九日禮部會議御史徐文華所論廟制五事意有未盡退而私記其説如左

竊詳御史之意其一以為古者天子七廟成周加文武二世室故為九廟其實太祖與親廟三昭三穆止是七廟國朝洪武九年定太廟為同堂異室之制亦止為七廟其二蓋以擬周之世室也故宣宗升祔則懿祖當祧英宗升祔則僖祖當祧憲宗升祔則仁祖當祧孝宗升祔當奉太祖居東第一世室而當時禮官失議至使仁祖之主當祧不祧至今猶在時享之位以為非禮夫三代相繼禮各不同七世之廟商周之制也自漢以來天

子之祭已備九廟而所謂世室者以待有德本無定數太祖初奉四親各為一廟蓋遵古禮其後改為今制九室並列則已參酌漢唐而用之矣又安知所定止為七廟而在當時又安知其後祀於世室者止二帝哉且宗廟之禮祔則有遷國家禮文有舉莫廢七廟二世室之制既未可決定則當時禮官亦未可全非况懿僖二祖因祔遞遷情文有漸而仁祖篤生聖子開基統天恩德至大乃以欲正其子世室之祀無故而忽遷之非惟人

心不忍且使升祔一孫祧及二祖恐亦非孝廟神靈之所安也其二以為天子之祭有禘有祫本朝禘祭既已不講而弘治初禮官所定祫祭不於三年而於每年不以十月而以歲暮禘則太疎祫則太數以為非禮夫禘必推始祖之所自出文華自謂太祖功業特起德祖之上無親可推則已知此禮之難行矣一歲五享始于國初中更改易至洪武九年而始定則歲暮之祫非出於弘治之禮官也至於疏數之說稽之古典誠所未安但

祖宗之制非臣下所敢輕議惟朝廷酌而行之其三以為太祖始奉四親猶是各廟孟春特享三時合祭至九年廟制既定始俱行合享之禮今欲孟春特享於各室三時合食於前殿亦存古之意但廟制既非往昔雖行特享終共一堂而三獻讀祝飲福受胙毎室各行先儒固慮其難而區區之愚恐亦非今日之所急也其四以為古者祭必出主洪武三年亦奉親廟三主合食于仁祖至九年定制始於前殿止設衣冠今欲毎祭必奉各

廟神主出臨前殿亦是古禮惟朝廷酌處其五以為在
禮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宋儒程頤定議成人而無後
者祭終兄弟之孫之身既從祖而食宜從祖而毀本朝
太廟配享壽春王而下二十一位非太祖之伯叔則兄
弟在禮當祔食于懿僖之廟今二廟之主既已奉遷而
諸王猶享祔食以為太過今按壽春王於太祖為伯父
據禮當祔食懿祖以程頤之説祭當終太宗之世霍丘
下蔡安豐蒙城南昌盱眙臨淮七王於太祖為兄弟當

祔食僖祖終於仁宗之世實應六安英山來安都梁山陽招信七王於太祖為兄弟之子當祔食仁祖終宣宗之世禮與程書特為有家與士庶人之無後者言而今據以為說也若以天下言則太廟者天子之廟也壽春等王諸侯也諸侯有社稷之功者歿得從享於先王非是當直祀於其國無後則令長吏奉祠焉可也今祔于太廟祖廟已遷而孫猶祔食至使孫踰于祖無後之宗姓上同于創業之君享百世不遷之報誠於理有未

安也

右文華所言惟以本朝九廟爲擬周家七廟二世室之制未見的然有徵而二主併遷之說於禮於情皆所未順其次三說皆依傍經義特古今異制有難遽行若諸王祔食一事得失瞭然因而處之禮旣弗愆情亦菲薄主斯議者要當博采衆論列其可否取自上裁而槩以爲非竟使得罪當時廷議忝亦與焉而不能抗辭極論因錄舊章爲之赧然庸書此以志愧

嘉靖癸未中秋日書

丁丑擬預定國本疏

臣聞自古帝王開國承家未嘗不以繼嗣為重繼嗣定則人心一而天下安不安則人心二而天下危理勢自然無可疑者故古者太子生則早建以定其位若禹之啓湯之太甲武之成王漢高之太子盈漢文之太子恒是也未生則取次及之親寘之左右育養教誨以待太子之生若殷陽甲之於盤庚宋仁宗之於英宗高宗之

於孝宗是也凡此此皆著在六經書之信史百代所遵而
我皇上之訓亦以商制言之千聖一心萬古一道於此
亦可見矣仰惟皇上纘承鴻烈丕闡徽猷即位以來誅
權奸以植善良平寇亂以寧兆庶德施於天下功光於
祖宗宜乎胤嗣繁昌而一紀之間前星未耀震位猶虛
此則昊穹之運數有不齊聖哲之生時應有待其在前
古蓋多有之然而列聖之所付託羣生之所仰賴預建
之規權時之制至於今日其亦不容緩矣臣等受國厚

恩並忝事任深惟至慮夙夜不寧竊意九廟神靈切有望焉而紫宸清燕之間輾轉於聖心亦當非一日矣親有志于當成之君有美臣當順之是用敢率羣僚昧死上宗社大計伏惟近稽祖訓遠覽前規斷自宸衷勿揺羣議特於宗藩近親取相應者育一人焉俾之視膳寢宮司香內殿于以一臣民之望于以消覬望之萌俟瞻華渚之虹仍作泰山之輔如此則所謂為天下得人至仁也安國家定社稷大孝也尊祖親親大順也一舉而

衆美具焉天下寧萬姓悦矣惟聖明留意斷以行之臣等不勝恐悚踴躍俟命之至

請迴鑾疏

臣等先於七月十八日風聞車駕將有郊甸之巡已嘗具疏勸止旋知傳言之虚方切喜幸今月初二日道路籍籍皆云已幸昌平中外憂疑莫知所措臣等仰惟聖心慎重必不肯遠事巡游特以昌平陵寢所在霜露之感切於歲時將欲躬省松楸一展誠敬而已竊計經日

以來禮意已盡原野之外供衛濶跡羣心顒顒豈勝瞻戀伏望思宗社付託之重念朝廷機務之繁俯鑑微誠早賜旋蹕則孝思以伸庶政無失神靈悅而億兆安矣臣等無任懇惻顒望之至

再請迴鑾疏

臣等近聞聖駕行幸昌平今月初三日具本於左順門投進恭請還宮隨詣德勝門迎候至暮未奉天顔經夕以來不勝憂懼夫君行則師從卿行則旅從古之制也

各衙門庶務所在不可缺人臣等恪守職司不得執羈靮而捍牧圉皇上六師不備輕騎遠行空棄法宫迫近草露臣子之心豈能頃刻而自安哉為此具疏分官再陳誠懇伏望廣回離照祇慎天行亟須旋軫之期永保端居之福宗社幸甚臣民幸甚緣係懇請聖駕還宫事理未敢擅便通將迎候官員疏名于後謹題請旨

車駕還宫問安疏

臣等恭覩今月十三日鑾輿旋軫清蹕還宫凡在臣民

宣勝慶忭皇上方孝奉兩宮君臨億兆宗廟之所付託社稷之所依憑屬爾廵行遂淹旬月衝冒風露涉歷郊坰雖萬乘所臨百靈並衛而聖躬其亦勞矣至於內之主器之承外有垂堂之警風草之虞銜橛之變斯又不忍言也臣等用是喜極而懼痛定而思輒因問安敢瀝忠悃切惟京邑之盛郡國所無郊關之外風景頓異論居室必不如紫宮之崇嚴語服食必不如尚方之珍美鞍馬之馳驟必不如輿輦之安野人之拜跪必不如班

行之肅通州而下滁縣以南朴陋荒涼益以甚矣又况水旱之餘饑饉之後閭閻艱苦觸目痛心其又何足樂也臣聞數窮則變理窮則復皇上此行幽隱畢至亦足以啟天心而廣離照矣伏望以近時之所見較平日之所聞孰逸而安孰勞而險然後洗心而藏于密因往而戒其來無以一身之樂而忘天下之憂無玩旬日之娱而忘萬世之慮怡神清穆之間永享和平之福天下臣民不勝幸甚

戊寅請迴鑾疏

禮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臣毛澄等謹題為請迴鑾以成大禮事伏自去歲正月以來鑾輿數駕不遑寧居今茲之行又已半歲中間宗廟社稷享食之禮並係攝行萬壽正至等節朝賀之儀悉從簡畧至於臘朔省牲之制闕而不行遂二年矣臣等忝備股肱義當正救屢陳章疏未見省納至被言官論列無地自容然所以黽勉遲迴不能自已者誠蕞螻蟻微誠有時而上達昊穹聰聽

有日而終回也今歲律將周郊禋已卜而六飛遐騁旋軫無期上則長樂倚門椒宮凝望下則萬幾壅滯四海驚疑萬一氷雪阻違道途梗塞元正上日陛下不及躬執玉帛於上帝之前天下之人其將謂之何哉皇祖之訓曰凡祀天地精誠則感格怠慢則禍生今去上辛纔二十日即萬一行或後時禮愆于素縱天心仁愛不加訶譴而陛下獨何以自安乎窮邊之地本自荒寒方此隆冬凝烈尤甚臣等處重城食厚禄外思聖體之勞頓

內念根本之空虛遥望清塵憂心如醉伏望俯矜衆志仰畏天明趣駕遄旋躬親祼享式承洪慶祐此下人如是則游不失時樂不廢禮古之聖王所以一弛一張身不勞而成治者也以陛下睿姿斷而不惑其致此何難臣等秉筆馳心無任懇惻顒望之至

辛巳被劾請致仕奏

禮部右侍郎臣顧清謹奏為衰病曠職陳情乞休以保餘生事臣原籍直隷松江府華亭縣人由弘治六年進

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歴編修侍讀南京兵部員外郎復除侍讀陞侍讀學士詹事府少詹事兼學士以至今官一介書生荷朝廷作養成就職貳六卿官列三品未有絲毫績效仰荅鴻恩夙夜戰兢思竭駑蹇而氣血早衰疾病交作右足素患濕瘡久妨動履身為禮官園丘薦享不能相事者已及三年頻歳以來喪妻喪子百憂損心左臂痛風牽引肩背傳及右手屈伸皆難加以頭眩目昏神志錯繆其於職務曠廢實多臣是以展轉懐憂日

思引退其所以未忍遽言者猶兾藥餌可憑勉圖後效而病根日深精力日耗積歳引年靦顔食禄縱朝廷譴斥不加言路譏評不及而臣心内省何以自安是用罄瀝懇誠仰干天聽伏望衷悃曲賜恩慈特敕所司容其致仕使得釋去愆負歸伏丘壠將理病軀倘獲安全則臣自今至死之年皆陛下之賜也況臣妻喪旅殯未得葬埋祖墓荒頽久虛展省若藉此餘年兼得料理則豈獨臣身將舉家存殁感戴天恩於罔極矣緣係衰病曠

職陳情乞休以保餘生事理具本令義男某抱齎謹具

奏聞伏候勅旨

辯明誣罔奏

具官臣某謹奏為辯明誣罔事臣賦性愚拙任真率理知所當敬者天地君親所當重者人倫行檢此外令色足恭違道干譽之事委是不能自入仕以來二十九年在翰林考試文武科場凡經五次在禮部附名書判已踰四年雖不能顯效勞績亦不敢玷污名器逆瑾之時

鄉人張文晃用事附和者皆至美官臣時以翰林院侍讀丁憂在家被其降作編修復以不諳政事調南京兵部員外郎瑾敗復官荐蒙遷擢以有今日平生仕宦不出京城所更官次惟在翰林禮部蹤跡行止街坊隣里頗能知之近者忽聞有御史黎龍蕭淮何鰲等劾臣與見禁吏部尚書陸完弟陸和卿結親交通請託陸完事敗之後將銀兩寄在臣家又劾臣奸宿學生顏某妻乖師生之義寵用家僮紫芝薄夫婦之恩爭欲歌僮取門

生之侮以妾配家人致其父母喧閙及受知縣王軾銀謀退知府吳鉞起用王軾及縱子殺人强買田地不納税粮把持官府包攬錢粮等事臣惟大臣交私黷貨淫濫無耻言官劾之是也然以法而論則亦必有其實而後乃可以受其辜今黎龍等劾臣諸事必嘗採聽輿論稽考不謬而後敢言但加之臣身則恐有未安者敢昧死為陛下一一陳之臣一生無女止有三男長男顧天彛娶同縣民人嚴璋女次男天叙聘訓導張稷女未娶

身故又次男天秩初娶同年進士李希顏女再娶南京鴻臚寺卿陸淞堂兄陸淵女長孫顧應陽娶江西豐城縣學教諭沈暄女孫女嫁金山衛指揮侯藩男侯乾即不曾有與陸完各房結親者陸完以正德十五年十一月初六日被拏比時門户隨已封閉不知前項銀兩段疋何處得出何日何人送來何人知見付受數目黎龍此際尚未到京前項事情必不親見不知得自何人乞加根究即見虛實臣為編修時前後從學者約有二十

餘人今尚有三四人在京即不曾有顔姓者今稱本人請臣講書見其妻美因遂留宿訪知顔某是廣西僉事顔救子被父逐出寄住京城買賣過活初不讀書無緣與臣相接不知何縁造此一節臣到其家必不步行獨去不知隨從何人見者何人臣家義男及義男之子一十餘人住此日久往來之人無不識者今稱寵用紫芝將臣妻疎薄即不知所謂紫芝者何等模樣言官及此必有所聞亦不知何人與説臣素不曉音律不好劇戲

同年寮友衆所共知今稱與錦衣衛經歷申惠爭要子弟陳秀直入申惠房内欲取回家申惠是臣門生其同年在京者常有一十餘輩於臣情分最親禮敬備至毎有酒席必衆人同會不知臣與申惠爭欲陳秀的在何年是何月日何人目見臣家本寒薄出仕十年猶是一夫一婦弘治十六年丁憂回家服滿還任臣妻張氏為臣娶民人褚某女為妾臣妻亡故見在管家即不曾更有一人在側今稱臣曾娶一妾後復配與家人致其父

母喧鬧臣始仕到今不曾置買京城人家一子一女家人見在有妻者六人各有來歷即不知何人之妻原是臣妾何年配與妾之父母是何名姓到門作鬧跟隨吏役豈無一人知見言官此語不知得之何人王軾先任上海縣知縣正德十二年被知府吳釴發其贓私王軾具本奏辯蒙差錦衣官校提解該縣事内人犯與先任松江府推官詹崇同下錦衣衛鞫問其後詹崇王軾俱復原官王軾調江西安義縣詹崇陞太僕寺丞今稱正

德十五年朝覲王軾用銀二千兩央臣營幹將吴鉞黜退起用王軾且王軾奏辯之後不曾去官江西直隷府縣亦兩無關礙何用退吴鉞而始起王軾况今兩人一同黜退則所謂二千兩者彼何以與臣至於縱子殺人必有苦主强買田地等事必有受害之人及發露形迹臣不敢細辯乞勅都察院行松江府其在京城者勅法司一體根勘若事有實跡受罪無辭

奏内交通受寄事出蔡龍本餘出何薇蕭淮本語

聞衆論躅然內閣遂持之不下蓋恐予辯也及奉
詔自陳諸人皆批答而予奏獨留故予初本不可
明言被劾而此奏竟不及上至五月十一日東城
祖道始聞諸奏以前夕發行則大臣之意可見矣

服制私議

數日來聞諸公議禮區區愚闇竊有所疑今不敢遠引
感際直以春秋之世禮教殘闕之時言之亦自有不然
者按檀弓記魯莊公之喪既葬絰不入庫門士大夫卒

哭經不入傳云莊公卒慶父作亂閔公時年八歲既葬遂以吉服即位故云經不入庫門士大夫仍麻經至卒哭乃不以入且曰記禍亂恐迫禮所由廢也夫閔公以冲幼之年迫於禍亂既葬從吉廢先王之禮儒者記之為萬世戒曾不少貸今天下一家南北西東無纖塵之警大行晏駕嗣聖龍飛四方萬國於是觀禮議者乃欲於即位之後遽從吉服臨御正衙是不以堯舜三代之盛望吾君而使下襲衰世亂邦之迹也而可乎且閔公

從吉於既葬羣臣從吉於卒哭亦君除而後臣乃敢除先儒尚以不能三年為失禮之甚今遺詔雖許羣臣以四月十二日釋服而此時車駕方在中途約計踐阼之期尚在易月之內夫喪寧過戚禮貴從宜古之道也議者不原此意徒執遵奉末命之說欲以是日即遂公除如從所言使君被衰斬之衣臣曳玄縞之製於禮則不順於情則不安傳之四方何以為訓是不惟得罪於古先制禮之聖王亦魯閔君臣迫於禍亂者之所不為也

又按喪服小記傳云近臣從君往他國旣返而君之親喪服限已過君追服之此臣亦從而追服若卿大夫之後行者返而君之服限未滿則亦從而服之若在限外則不從而追服明君服未除則臣下皆當從服也今日嗣君從外來與在他國而還者畧相似就使成服而行計其至日猶在服限之内則羣臣不敢遵易月之制而從之服者正此禮之謂也而議者執於四月十二日羣臣皆服吉冠又欲嗣君即位三日而釋服皆不知何所

本也

自陳求退并乞辯明誣罔奏四月二十四日

具官臣某謹奏為奉詔自陳事四月二十二日節奉詔書内一款六部等衙門見任文職四品以上官俱聽自陳去留取自上裁欽此欽遵臣一介草茅忝竊科第以由弘治六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講讀歷侍讀學士少詹事兼學士以至今官前後二十九年雖勉思策勵仰答鴻恩而才質庸下性識迂滞坐叨廪禄

無所裨補茲當聖政維新之初又係考察庶官之歲其當汰遣理在不疑況臣自今年二月以來曾被御史黎龍等劾臣與見監犯人陸完交通親厚寄頓財物等事比緣章疏留中傳聞不的自劾求退未蒙允許薦屬大行皇帝聖躬違豫不敢重煩强顔隱忍以至今日幸遇聖明御極天日昭回庶幾幽枉之情得遂伸理而近者言官論劾復及於臣臣之當去於此决矣伏望特勅所司將臣先行罷黜然後併下前章付之廷議若御史所言有實臣

當萬死不敢復辭如其無之亦望與臣昭雪使是非不謬行檢得全臣雖槁死山林永世無憾且黜幽登俊理枉辯誣實聖明新政之大端非直為臣一身而已臣干冒宸嚴無任恐懼待罪之至緣係奉詔自陳事理具本親賫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東江家藏集卷三十三